

閒情偶詵禪

梅穀（赫連勃勃大王）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閒情偶詠

梅穀（赫连勃勃大王）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闲情偶尔禅/梅毅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 - 7 - 208 - 11292 - 6

I. ①闲… II. ①梅… III. ①禅宗—通俗读物
IV. ①B946.5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0280 号

责任编辑 齐书深 马瑞瑞

封面设计 陈楠

闲情偶尔禅

梅毅(赫连勃勃大王)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10 插页 13 字数 192,000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1292 - 6/I · 1104

定价 38.00 元

目 录

引子 少年一段风流事 只许佳人独自知 ——从“色”中领悟“空”	001
上篇：佛禅七宗问	
1. 怯怯地发问之一：什么是佛？	008
2. 怯怯地发问之二：禅是怎么回事？	012
3. 怯怯地发问之三：禅宗是“农禅” 吗？	015
4. 怯怯的发问之四：达摩是什么人？	018
5. 怯怯的发问之五：六祖慧能在禅宗历史 上那么重要吗？	022
6. 怯怯地发问之六：禅宗如何变成士大夫的 “宗教”？	026
7. 怯怯地发问之七：“禅”的基本要义是什么？	030
禅宗传法世系表	035

中篇：28 个好玩的公案

什么是“公案”	036
1. “廓然无圣”的胡僧	037
2.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042
3.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049
4. 利剑斩却万根丝	052
5. 磨砖成镜	055
6. 山花开似锦，涧水湛如蓝	060
7. 长空不碍白云飞	063
8. 野鸭子飞过去了	068
9. 庐陵米是什么价？	071
10. 内有星星火	075
11. 藏头白，海头黑	079
12. 南泉斩猫	082
13. 放下！	086
14. 庭前柏树子	091
15. 烧木佛取暖	097
16. 髑髅里眼睛	101
17. 汝道阿谁是后人！	105
18. 月下披云笑一声	110
19. 始随芳草去 又逐落花回	120
20. 寸丝不挂	125

21. 看棒！	131
22. 佛是麻三斤	137
23. 大嘴巴子也能让你悟	141
24. 何须待零落 然后始知空	144
25. 大雄山下出猛虎	148
26. 逢着便杀！	154
27. 焰里寻飞雪 水下火烧天	160
28. 山是山 水是水	166

下篇：42 首愉悦的禅诗

1. 诗为禅客添花锦 诗是禅家切玉刀	170
2.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173
3. 吾心似秋月 碧潭清皎洁	178
4. 不是一番寒彻骨 争得梅花扑鼻香	181
5. 潇洒剑客悟得禅	183
6. 借景示法钓金鳞	184
7. 只此浮生一梦中	187
8. 焰里寒冰奇意象	191
9. 心未有尘何用洗	194
10. 一片闲云入户来	197
11. 一道神光万境闲	199
12. 雨霁长空净 云收一色真	203

13. 禅思何妨在玉琴	208
14. 铁衣着尽换禅衣	211
15. 茶烟轻扬落花风	213
16. 春光明媚梅花尼	215
17. 弥勒大肚诗也禅	218
18. 看取莲花净 方知不染心	220
19. 山河天眼里 世界法身中	221
20. 金粟如来是后身	223
21. 浮天沧海远	226
22. 诗思禅心共竹闲	229
23. 一轮明月到窗前	231
24. 居士弹指华年过	234
25. 禅心不为窈窕摇	236
26. 闲学维摩坐禅定	238
27. 八风吹不动 端坐紫金莲	241
28. 火候足时他自美	246
29. 一树春风有两般	249
30. 香艳从里存妙悟	252
31. 凉风深夜月如钩	257
32. 桃花烂漫始抬眸	262
33. 曲中无限花心动	265
34. 满目秋江澄似镜	268

35. 不风流处却风流	271
36. 花底清歌春载酒	273
37. 更无尘事恼闲心	275
38. 为爱吟诗懒作禅	278
39. 梅影一枝窗上来	281
40. 海天秋月一般圆	286
41. 不结金丹不坐禅，饥来吃饭倦来眠	292
42. 半窗红日静炉烟	297
43. 拽将红袖夜谈禅	300
跋 弄花香满衣	305

引子

少年一段风流事 只许佳人独自知

——从“色”中领悟“空”

说到禅，人们马上会联想到至大的觉悟、心性的圆满、本心的澄明、永恒的超越、精神的故乡、妙有的境界，以及种种生命的本源。

而我本人，最早对禅宗产生兴趣，恰恰是由几首艳诗开始。第一首，乃宋徽宗赐名“圆悟”的克勤禅师所作：

金鸭香销锦绣帏，笙歌丛里醉扶归。

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

第二首，乃克勤大师的师傅法演大师所作：

一段风光画不成，洞房深处恼予情。

频呼小玉元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

第三首，乃中仁禅师所作：

二八佳人刺绣迟，紫荆花下啭黄鹂。
可怜无限伤春意，尽在停针不语时。

第四首，乃著名的“浪子和尚”惠洪禅师所作：

上元独宿寒岩寺，卧看青灯映薄纱。
夜久雪猿啼岳顶，梦回清月上梅花。
十分春瘦缘何事，一掬归心未到家。
却忆少年行乐处，软红香雾喷东华。

第五首，乃道潜禅师所作：

寄语巫山窈窕娘，好将魂梦恼襄王。
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

第六首，大奇大俗，乃志明和尚的打油诗：

春叫猫儿猫叫春，听它越叫越精神。

老僧亦有猫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

如此绮语丽句，如此孟浪唐突之言，出于印象中庄严肃穆的大和尚之口，乍读之下，着实骇异。

但是，如果深悉禅宗的色空概念，我们一定会对这些意味深长的艳诗会心一笑：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语言，不过是思维的一种外化表现。禅那，乃真正脱离垢染的清洁自性，远远超越了语言文字。所以，《楞伽经》才会指出：“如来藏”，是“真实离名字”的圣境。

言语，在禅家看来，生灭法而已，不过是相对意识的产物。真正的禅悟妙境，是真如本体，是绝对如如。

但是，参禅的人，如果要自悟，如果要导悟别人，却又不能离开文字。

以佛相为例，真正的佛，乃有法、报、应三身。所谓法身，不生不灭，无形无象，无所不在；所谓证得佛果之身，乃报身；而如来随终生机缘应化呈显之身，乃应身。所谓的佛相，是如来为了防止世人生“断灭”心而暂时呈现的假相。

无相的实相，才是真佛。如此说，泥塑木雕，涂抹饰金，

乃虚妄的外相而已。

所以，如来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与禅师们的话头、颂语、禅诗以及一切言语，都是开悟众生的“工具”。

无论是佛像庄严，还是词语秀丽，都是化导大众的方便法门。也正因为如此，一直号称“不立文字”的禅宗，后世却留下汗牛充栋的洋洋巨著。

禅，超越千年的神秘微笑，超越了一切！

在人类生活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在所谓的“第五文明时期”，楼价高启，股市升落，七情六欲，生老病死，柴米油盐酱醋茶。人生，面对着一个又一个要解决的问题——焦虑、紧张、恐惧、困惑、惊惶，不停地困扰着当代芸芸众生。

身处这种“多元”的困境中，如何从压抑和边缘状态中自我解脱出来，如何突破生活的陈旧模式，确实需要精神层次的彻底“刷新”才行。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好，自古以来就是人生一个大问题。古代的中国人，特别是居住在山野寺院的大德高僧，当然不会比我们思维在质的层面上浅陋或者简单。智慧，是人的心灵的体证和感悟，每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特有的体验，但每一代人也有自上而下叠加的烦恼。

我们生活中的个体，在科技以几何速度高度发展的今天，在表面上看生活日益安适的当下，其实，内心之中，不仅没有更多的满足，恰恰相反，我们感到的反而是更多的失落。

为什么呢？我们越来越“理性”了！刀锋如此锐利，桎梏却如此坚牢。表象思维，最终带给我们是“上帝死了”的迷失，是无家可归的茫然。在我们的大脑深处，已经失去了昔日诗兴安居的家园。

真实不虚的消极“虚无主义”，绝非“后现代”的高科技所能解决。

禅宗，具有一种贯通古今中外的共性。当我们思考、阅读禅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古人，距离我们根本不遥远。他们的大智大慧，他们的精灵通透，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有趣味，那么的发人深省，那么的催人莞尔。

古代禅师的公案、机锋，古人的禅诗悟词，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讲，就是一座蕴藏无尽宝藏的矿山，其中的体验、灵感、智慧，取之不竭，用之不尽。

在光怪陆离、日益异化的世界里，我们恍然发现，济世良方，原来就在那些发黄的古卷之中。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很有可能，古代禅师、大德可能没有现代人如此明晰的批判意识和理性思维，但是，他们醍醐灌顶的禅心禅悟，却能远隔千年的黑暗岁月，点燃我们垢蒙已久的智慧之灯。

慧能大师的“顿悟”，神会禅师的“无念”，马祖道一的“非心非佛”，赵州和尚的“无处不禅”，临济义玄的“叱佛骂祖”，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加光耀照人。

今日的人类，处境尴尬。

科学，日新月异地发展。人类的精神，却日益陷入窘境。

人与自然，越来越疏离；人与人，越来越冷漠；人与自己的内心，越来越分裂。

技术的唯我独尊，工具理性对人性的宰治，以“自然”为中心而忽略个人的“自然主义”，价值标准的沦丧，价值终极根基的溃摇，使得我们现代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精神危险。

面对绵绵不绝、扑面而来的危机和困惑，我们的心花枯萎。

路到绝处开生面，终于，我们穿越了岁月的迷雾，重新发现了禅！

禅，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超越。它超越哲学，超越理性，超越历史，超越语言，超越文字，超越时间，超越一切意识形态。

通过愉悦的禅悟，我们可以把握住虚无的隐蔽本质，从“空”的哲学高度出发，超越时代局限的氛围，真正进入人性的实存体验之中，从而去认识那种超越于相对性的“有”以及相对性的“无”的相对性的存在！

禅风禅悟，导引我们臻至最大的和谐。当六祖慧能高诵“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时候，就是实在的同一性（真如）存在于事物的表象被夺取后而呈现出的绝对无（空）的精彩刹那。

不过，对于我们今人来讲，谈禅论道，已经不是为了获取“禅定”的宗教体验。在振聋发聩的公案和缥缈神奇的诗句中，我们最想得到的是那种难以言表的禅悦。

其实，这种乐受的“禅悦”，在真正的禅宗境界中，还只是中等的层次，不是证悟的最高层级。不过，对我们芸芸众生来讲，禅机能臻于此境，我们已经非常满足。

虽然涅槃的境界非常美好，天花乱坠，但我们滚滚红尘间的凡夫俗子，仰望那种绝对真理的顶峰，我们就不必固执地再向上进行“理性回溯”了。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平常心是道。本来面目是禅。

禅宗的高情远韵，禅师的锦心绣口，已经带给我们无限的愉悦。这些，已足够我们受用不尽！

上篇：佛禅七宗问

1. 怯怯地发问之一：什么是佛？

佛，是外国的舶来品；禅，却是我们中土佛教的一个分支。

追根溯源，佛教是由古印度一个小国王子释迦牟尼创立的一种宗教。佛教有“三宝”，包括佛、法、僧。

三宝具备，才构成完整的佛教。

佛，本意是“觉”。佛教的基本教义，包括“四谛”、“十二因缘”等等。

“四谛”指“苦”、“集”、“灭”、“道”，也就是人生的四种真理；十二因缘即人生的十二个部分：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

佛教本来是出世法，要从根本上灭除无明，让人摆脱十二因缘的束缚，从轮回中解脱出来，脱离苦海。

在古代印度地区，佛教经历了从原始、部派、小乘、大乘、密教等发展的阶段。我们这本书不是讨论佛教的，所以不想就此展开。

为释疑解惑，我们简要谈谈佛教在中土流传的过程。

佛教入中国，大概在公元一世纪，即东汉明帝时代。明帝本人吃饱了发呆，晚上做了一个梦，见一神人，浑身发光，飞在殿前。转日，他询问群臣，一个叫傅毅的大臣表示说：“天竺（古印度）有得道者，号为‘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陛下所梦，大概就是‘佛’了”。

于是，汉明帝派人取西域等处抄写佛经，而后又在洛阳城外起白马寺。

无论这个故事是否真实，但是，此说见于东汉末年的《离惑论》，大致就说明了佛教对中土产生影响的时间。

佛教初入中国，时人都把它当作方伎的一种，中土信奉的人也不多，也没有职业的僧尼。

三国两晋时期，随着译经活动的展开，逐渐出现了专门的出家人。西晋时期，僧尼已经有数千人之多。

东晋十六国期间，外来僧人相继进入中土。其中最有名的，要属那位娶了十多个美女的大翻译家鸠摩罗什。而大师佛图澄、道安、慧远、支遁等人出现，更使得佛教在中上层广为流传，影响越来越大。

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土大爆炸般地发展。原因很简单，皇帝们纷纷开始信佛。虽然经过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灭佛”，在中土，佛教一直呈上升势头，并深入到平民百姓家。

隋、唐、五代，一直到两宋，只有唐武宗、后周世宗排过